

峡谷春踪

自然风光的妙处，怡人养性。不同季节，产生不同感受。在十渡的沟沟岔岔钻了两年，我喜欢十渡那早早的春色。

十渡的早春，在我的眼里，是一个身着素衣的村姑。她不妆扮，一任天然，却让你感到她的明慧隼秀，婉约美妙。她在山谷间行走，连绵的山体流动着柔畅，她在拒马河边伸展腰肢，山青了，水柔了，天地之间，显露她的眉眼。

似有意无意地，瞧去，那长在高处低处的桑树，疏朗的枝条努出一溜儿桑拳。顺枝条看，点点鲜绿，就像一个个窥着风儿、敛着绿翅儿的小飞蛾。柿子树不像桑树那样急切招春，经了春雨，它焦墨笔画般的头顶，才洒出薄薄的绿，似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印画儿。地堰上，一趟儿一趟儿的花椒树，层层叠叠拢上山，认绿可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花椒树枝头沁出的绿，如飘逸的潮气——绿太轻了，轻得风一吹，似乎就把那绿吹跑了。花椒树傻乎乎的模样儿，许是在做着葱茏的甜梦？

远远看草色，才有意思呢。卧在山石上，吮着枯草，向极远的山望去，迷迷离离的视像中，捕到一种游荡的绿。这便是草色。它们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藏呀躲的。你挤我，我挤你，紧挨在一起时，便给人发现了。闹闹的草色，竟能引动童心，直觉得自己也是春的一枝绿芽，山的一棵香草。

拒马河也爽人的性儿。喜欢它，是它的清澈和温柔。荇藻，白沙，分明醒目。河水轻轻地流，就像有一只纤柔的手，打着梭子，织着深情的希冀，织着勤勉的生活，从弯弯河谷织向平川。

晴日，拒马河飘散着青春的热趣和劳动的欢乐。从城里来的戴大学校徽的姑娘们，是多么喜爱这条河啊！没有住时街上行走的靛装，挽起裤腿儿，任清凉的河水把腿浸红。水花溅溅，笑声朗朗，是青苔滑痒了女孩的心，是鱼儿啄了她们的脚丫？青春的笑最能感染人。下班回来，乡办丝毯厂的姑娘走上桥头，悄悄站河边照了个影儿。难怪山村姑娘织得好，她们是把山水灵秀织在了里边。不知是又早完成了定额呢，还是另有喜事，姑娘的脸儿红扑扑的，腼腆一笑，把鱼儿羞进水，把山桃笑得绽开了苞。她走去了，款款身影落在拐拐弯弯的山道。那打鱼的小伙子，刚才还拽着嗓子赶毛驴送羹呢，这会儿一身水上打扮，把网撒得镜儿圆，落日余光下，扎入网眼儿的鱼亮银似的抖着肚皮儿……

十渡的早春是美好的。淡泊里，依偎着和谐，劳动中，融入了欢乐。它在浅浅绿色间，创造着生趣。待到春深似海，夏木荫荫，浓绿覆盖了天地，我却觉得那绿沉重而且累。全不及早春，绿得纯质、恬适。

这早春也和人一样，需要心灵的认同，需要真诚的爱。只要你得到她的认可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春的眼睛。

冷冷拒马河

但凡去过十渡的人，都有个口福：吃拒马河小鱼儿。沿张坊镇干河口向里，四十里地界，不管高档酒楼宾馆，还是乡村小店，席间都会遇见一盘香喷喷的炸拒马河小魚。那小鱼手指粗细，炸得焦黄，味道极鲜。只要爱吃，保你百食不厌。此为拒马河畔一道名吃。如果你没吃了它，不能说你去过了十渡。在十渡工作时，旅游开发不似今天这般火爆，人造景观没有现在这样多。一切都很原始、淳朴。因为工作清闲，我常于清晨日夕，徜徉拒马河边，观日出日落，看撒网捕鱼。那时拒马河的鱼儿真多，至今我还能叫上名儿的，大个的鲤鱼、草鱼甬说，小个的野鱼就有麦穗、白条儿、豆角、红翅、崖石胎

儿、壁虎……许多种。站河边眨眼工夫，就见那穿着水裤、跨在水中央的渔民，几网下去，就打捞上半篓鱼。渔网抛出去像个圆盆，捞上来像缴了银片。小鱼在渔者手指间跳动。那时河里的鱼也真有重的，有一种“崇鱼”，可长十几斤，头小、鳞细、肉身长、肉质嫩，通身一根主刺，味道极鲜美。据当地老乡讲，过去还有更大的，庆祝人民公社成立时，当地曾用一头毛驴驮着一条崇鱼，送进了县城。当然，现在都见不到了。

以前，甲鱼也多的是。暑伏天中午，河滩上、露出水面的圆石上，趴了许多晒盖子的甲鱼。甲鱼虽然视觉不好，但听觉极佳，不容人走近，它吧嗒吧嗒就跳进河了。卖得特便宜，一只斤把重的甲鱼，当时问价只卖5元，城里人还讨价还价。说起大甲鱼，当地人说，有像筐箩般大的，人站在它背上，能驮人走很远；它钻进河沙，能把水面搅起大大的旋涡。麟凤龙，谓之“四

十渡风铃

□董 华

灵”，当地人很少侵犯它。只是这民风醇厚，给从白洋淀来的打鱼人以“可乘之机”，他们专事捕甲鱼。夏秋之际，他们拿着鱼叉来了，常把带来的几条麻袋装得很满。曾向他们讨教过捕甲鱼的诀窍，他们传授：冬扎坑，夏扎滩儿，不凉不热扎两边儿……

如今甲鱼进补尽人皆知，尤其野生甲鱼，营养价值极高，可惜拒马河已经失去过这宝贝物了。

我们现在吃到的拒马河小鱼儿，多是麦穗儿和白条儿。这两种鱼长不大，繁殖能力却极强，两三个月即长为成鱼，可以繁育下一代。

我和许多打鱼人成为了朋友。我请他们饮酒，请他们到文化站看书，闲敲棋子落灯花，乐趣无限。他们也时常把卖剩下的鱼送给我，分文不取。在淳朴的乡情乡谊里，感到非常幸福、自在。烹野鱼，煮山菜，交贫寒之友，古人把这叫莼鲈之谊。我离开十渡以后许久，有那里专程来的一位朋友要我给他新开的饭店起名，我心头一热，未假思索，题名——莼鲈香！

崖花拭魂

在这百里深山，和山作伴，和云对话，总感心性怡然，实境贴切。山川草木，风土人情，大小所见，都和我结下情缘。但使我产生牵魂彻骨的思念，时时愿回眸以望的，却是那岭上的崖花。大概情思所动，在我走入大山的第二年，便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文学社，起了个美韵撩人的名字——“绿谷”。这样，招来一些文学青年和我一起“修炼”，我也就不显寂寞了。一天，又来一个山民之子登门，叙谈间，我谈起山地感受到的新鲜。之后，略乎抱怨地说，山里是物都好，就是花开得晚，比平原城镇差时节多了。他听了，微微一愣，摇头，连说对不对，正着眉眼对我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崖花不算吗？现在正开着呢！”

于是约定，第二天去看崖花。十渡这地方，我已经熟悉了。这里山好，水好，山有山的形，

水有水的样儿。山是北方大山的奇伟，昂着丈夫气，又有江南水乡女子般灵秀，只不过缺少植被，少了那让雅歌投壶的名士兴怀弄娱的茂林修竹。这水呢，清流见底，四时不涸，河湾处大抵行得船。仅这两宗，就够销魂的了。我乐得随我的伙伴逍遥而行，不图看花遣兴，就当是去领悟这山间奇秀吧。

跳过两排拒马河浅流的“搭水石”，迈过一道荆梢柳枝篷拱的木桥，就开始进入峡谷山道。山道真是山道，磕磕绊绊净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儿。石块堆里寻路处，走过三五里，棉裤可就有些裹腿，相跟着的我也就没有了逍遥。

有心喊“歇”，伙伴已登半山梁。远远地，见他招手，山风里送来一声粗犷：“崖花开了哎——”

好不容易站在他立脚位置，顺他手指去看，就见光光一面崖壁上，有一蓬蓬绿，一团团白。像山阴积雪，像绿云靠石……

山里人腰腿真是健捷！一眨眼，这个伙伴，猿行虎突，手勾崖缝，攀援而上；一刻间，又如同驾了一片青云，怀抱绿枝，飘至近前。

疲劳之感一丝也无，张大了眼睛去看那采来的山花。拣一方好平石，我们坐下，眼前放着这束盛开的崖花。譬立着的花朵，宛若大枚玉扣，白得宁静；那叶如老桑，绿得沉实；绛红的枝梗，恰如紫铜铸就般的筋挺……我端详着花，又去眺望朋友采摘的地方，好生奇怪：那危崖耸立之处，裸露的全是绛色的山石，一根草都不长，何以这崖花却生长得如此茂盛呢？自然界的伤害定然是少不了的，旱冻两极是它的天敌，偏又不择地势，生在坚硬无比的岩石上，春寒料峭却可以怒放花香，这是生命力多么顽强的植物！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哪会看到这深山野岭里的真实啊。

感喟着，又听耳边语音温熟：这崖花……不生平川，只长京西山地。我不觉真意，他一时无语。慢慢，旁边传来闷闷气音，“我们这儿是老区，抗战时期山地埋下了许多悲壮……”说着，他眼里压上一道沉郁。我心倏的一紧。也就那么短暂，他恢复了温和神色，用手指点远山近岭：哪道山沟藏过兵工厂，哪个村庄建过抗日学堂，哪片洼地平西支队在那里操练，哪儿歼灭了“扫荡”的日军，哪儿是六壮士为掩护乡亲和县政府转移，舍身跳崖的地方……尽管他把沉积在山谷半个多世纪的往事，说得轻言轻语，但于我却如有轰轰的大音，在耳边鸣响，是风声，抑或是雷声。

——真有了山风。我解开外衣，任山风灌进胸膛。我想让山风把胸膛灌满，灌得满满。

此时，风也吹动了崖花，簌簌作响，像是和着苍苍的风声歌唱。我忽然想起，前不久看过的《晋察冀革命诗抄》，书中收有陈辉烈士的《拒马河之歌》，所作就注明写于此地。我在小学课本里也曾读过他坚持信仰、忠诚人民的革命诗歌，却不知他早已是根据地才华横溢的诗人……崖花它一年一度在清明节前开放，不思迁移，不改花期，是于此怀念抗日将士的征尘岁月，还是接受嘱托，抚慰青山掩埋的民族精魂？

影绰绰，看那边一片松林有人忙，像是在干什么事情。朋友语声快活，告诉我：几日前曾有几位老将军来过，要在那儿修建一座烈士陵园……

此时，在苍莽的山岭，我真想把我的立脚的山地当做嗽台，拍打山石如鼓，呼唤我的朋友：到山地来吧，来看山地的崖花！我要告诉你们，这山间草木于你于我，都可以壮骨髓，调脾胃，驱狂躁，正阳刚！

我还该告诉朋友，按山地土音，崖花的“崖”字读作“ní é”，而不读“yá”或“ái”。我确实记住了。

那扇不曾关闭的门

□王南京

前些日子，一位多年不曾联系的老乡由天津出差到了济南，作为老乡的我，自然要尽地主之谊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当我问起他的双亲，也就是郭大妈和赵叔叔的近况，这位老乡双眼微微泛起了红光。他仰脖喝下了一杯酒，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之后方才告诉我，父母在前几年已经相继离去。母亲去世是因为得了癌症，而70刚出头的爸爸，身体本来很健康，在他妈妈去世不到两年就走了，完全由于悲伤过度。

儿女们想了很多办法，想让父亲尽快从忧伤中解脱出来，包括建议他再找个老伴，却无济于事。最后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带着无尽的思念，追随老伴去了天国。

临终之前，父亲对儿女们说，你们的妈妈是个好人。她太善良了，善良得让人实在不忍心去伤害她，只要这个人哪怕还有一点点做人的良心。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却曾经做过伤害她的事情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声对不起。现在我要走了，在天国见到她以后，我要好好地对她说道声对不起。

这位郭大妈，我是见过的。当年他们夫妇俩带着孩子来串门的时候，我曾经很疑惑地问奶奶，他们是两口子吗？因为赵叔叔看上去40岁左右，是个精明干练的干部模样，而郭大妈分明是个缠着小腿的农村老太太。

长大后，我断续听亲友们讲过赵叔叔家的一些事情。赵叔叔12岁就娶了媳妇，媳妇比他大8岁，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女，还从小就缠了脚。婚后不到一年，赵叔叔就到根据地的抗日政府，当了一个小通讯员。此后跟着队伍东奔西走的，七八年没有回过家。解放以后，小通讯员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健壮的大小伙子，并且当上解放军的营长。

解放初期，有不少老革命“为了工作需要，经过组织批准”，都在城里另择佳偶了。赵叔叔的婚姻属于典型的家庭包办，结婚的时候年龄又那么小，只跟郭大妈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夫妻感情。所以，赵叔叔回家跟郭大妈离婚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而这件事，应该就是赵叔叔说自己曾伤害过郭大妈的原因了。

对赵叔叔提出的离婚要求，郭大妈倒是没说什么，她的婆婆却不干了。老人家态度坚决地对儿子说，你不要老婆可以，我却舍不得这个懂事明理的好儿媳。如果你不怕你娘上吊，那你就离婚好了。老人家还跑到村公所、乡政府，对

那儿的干部们说，谁要不怕闹出人命来，谁就给自己的儿子去开那个什么离婚证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孝顺的赵叔叔只好乖乖地打消离婚念头，把郭大妈接到城里过日子去了。对于自己婚姻问题态度坦然的郭大妈，在跟丈夫进城之前，却提出了一个要求。那就是，要走就得把婆婆一起接走，要不然她也不走了。把婆婆孤身一人留在乡下，她放心不下。

亲友们说，郭大妈跟婆婆在乡下生活的那些年，两人的关系处得很好，亲亲热热的看上去像是姐妹俩——她俩的年龄差距原本就不很大。亲友们讲的一个细节，让我很是为之感慨。郭大妈的婆婆，三十刚出头就守了寡，需要壮年男人帮着干些体力活、更需要感情抚慰的她，就在村里有了一个光棍相好。于是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常常故意不把院门关上。对于婆婆私生活中的那点秘密，郭大妈其实是心知肚明的。她不仅从未主动戳破此事让婆婆难堪，还在睡前收拾院落的时候，很善解人意地对那扇未曾关闭的院门视而不见。单凭这一点，她就不该不让婆婆产生感激。因为善良，她没有把婆婆的相好关在门外，也没有把自己关在这个家庭的门外。这是一扇未曾关闭的善良之门啊。

进城之后，郭大妈孝敬婆婆，相夫教子，睦善邻里，自然而然地成了家里的主心骨。在这个贤内助的帮扶下，赵叔叔工作起来顺心舒畅，三个孩子也都很出息，在学习上很用功，先后都上了大学。郭大妈以自己无声的行动，使赵叔叔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，踏踏实实她过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，再也没有了非分之想。天性善良的人，总归会被善良所感动的。我不知道，他们的这种感情到底算不算爱情，却让我如此感动。



气生于天地,象映于山川。气上而为云,气下而为雨;阴之盛则冰雪,阳之激则雷电。四时幻化,风云莫辨。嗟乎!自古天地人道,皆法自然。

观霞以移景,沧海而桑田。风狂则力速,雨聚则点散。夫观天地之气象,探人间之云烟。故《淮南子》曰:‘倪’动以示风,炭湿而知雨。巍巍华夏,振振[®]徽皖。文脉五千载,气象二千年;三分气象史,二分说刘安。

雄哉安徽,气象宏篇。名川绕平畴,峰峰耸阡陌。万物之逆旅[®],百代之繁衍。东顾江淮脱脱,西眺五湖洩洩[®],南观黄岳绝景,北指淮水安澜。踞地利而物庶,享国泰而民安。万众钟情于气象,英雄怀志于高远。行云播雨,二十四节气之天规;排灾破险,七千万民生之铁肩。立科学以统领,举旗帜以争先。大音频寄于山坳,祥云舒卷于云天。仰宇宙之无穷,俯地界之蜿蜒。长波安流于沃野,旱魃败退于姤媿。羨我气象之才俊,与其律动之通连。

伟哉安徽,气象宏篇。极目江淮,顾后瞻前。自动站星罗棋布,百叶窗长夜无眠。灯火与星云流汇,气流与心脉同旋。三锋动而风雨暗,双线连而云气卷[®]。寒霜秋肃,股雷夏炎;圭度管窥,尽在丰编[®]。君不见,卫星接收网、天气雷达网、地面观测网……当今先进之设施,灿若星汉于山川。智慧累积而知风雨,经纬分以观暑寒。吃屹岩岩[®],恢恢绵绵;入地行天,宏微在线。天基者以高洁,空基者以出世,地基者以临轩[®]。探幽于林壑,测密于星汉。高炮横空,云积而雨翻;火箭凌云,水涣而花鲜。服务于公共,着力于安全,广拓于资源。臻一流之利器,建一流之台站,比一流之技艺,出一流之才贤。日月星而鸣警,风雷动而预案。主流浮于苍茫,廓混沌于浩瀚。越崇山之峻峙,逐恶浪之艰险。挽狂澜于潇潇,张雄风于翩跹。

壮哉安徽,气象宏篇。接伟力于改革,结硕果于高潮。省局处中枢而出秀,标文明于禹甸[®]。宏开新筑,妙解大千。包公故里,揽巢湖而出彩;宋都新治,谋

减灾以致远。谁都以老庄之旷达,解气象之精玄。符离原上草,文明举萧尘。珠城对怒涛而忘寝,涂山听天籁而奔弦。颍州忧桐柏之急雨,飞报以“狼烟”[®]。六安云程雪路,守寂寞而不为苦;淮南电丰煤富,视千金而不顾盼。醉翁亭外,天意以随人意;大江东去,王气以锁龙关。采石矶头,钢花竞放;秋浦河畔,气象涅槃。敬亭出秀于宁静,小园藏美于大念[®]。宣城安以“振风”,铜陵歌于紫烟。黄山徽风唤雨,光明岭气接天。

美哉安徽,气象宏篇。守廉洁以立德,创文明以百年。勤勉于载道,敬业于奉献。袖风清而持正,胸怀亮而辨幻。知识富于五车,服务乐于两金[®]。预测以求精细,创新以证经典。满足于需求,结构于完美,布局于合理,功能于齐全。三水扬波灼其华,五岳兴云悦其变[®]。鸡鸣于碧野,鱼跃于晴川。广厦逶迤,康衢长穿。心陶陶于永夜,胸坦坦于暮寒。江南淮北,钟鸣鼎食;乡野都市,河清海晏。

雄伟大战哉！安徽气象，韵逸山川。

老子曰：“执大象，天下住。”至诚兼其道，知行而乐践。余喜不能禁，遂展纸命笔，欣欣焉，浩浩焉，赋不尽言。

注：①倪（qiàn），古代一种示风器。②振振：仁厚貌。③逆旅：行旅起居之地。④脱脱：水流徐缓貌。五湖：指皖西境内五大水库。洩洩：碧波荡漾貌。⑤三锋：气象学上的冷锋、暖锋、静止锋。双线：气象学上的槽线和切变线。⑥圭：古代测日影的仪器。韦编：用竹简编起来的书。⑦岩岩：岩石重叠貌。⑧天基、地基、空基：为气象综合观测系统。⑨禹甸：中华疆域。⑩狼烟：指汛情预报。⑪小园：指郎溪气象廉政文化园。大念：雄心壮志。⑫两全：全心全意。⑬三水：长江、淮河、巢湖。本文五岳指黄山、九华山、天柱山、齐云山、天堂寨。婁：美好貌。

山 药

□张洪兴

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逛超市，我发现美国的山药长得有点儿怪，短而粗壮，有一些粗壮的就像小伙子的胳膊。初次见到，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山药。正是那淡黄淡黄的长毛，激发了我的联想，才确定这就是美国山药。

美国的山药皮特别白，白里透出鲜亮，看上去给人一种皮薄、肉细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这种山药是怎样种出来的，但可以推断，不会像西红柿一样是无土栽培的，在细麻点的毛根处，显然还有一点儿看得见的黑土屑。

小时候，我对山药感兴趣，常跟着父亲鼓捣山药。我的村子在一个大沙丘上，土地不肥，多是很浅很浅的沙土，父亲便在沙土上刨些很深很长的沟，放上厚厚的土杂肥，担上黑土，再把山药一棵一棵地横铺在上面，最后在上面盖一层湿润的细土，这就成了。当时自己并不理解这种操作方式，只是看到父亲刨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常想，何必刨那么深呢？

山药种上以后，如果遇上场新雨，过几天，便长出那红红的芽儿，开始还是嫩红嫩红的，但却有一种直刺天空的力量，然后几天就有了长长的藤蔓，嫩芽则低着头，像是思考着自己向哪里走，一旦攀上一个支点，便死死抓住它，顺势就爬上去，撑起了自己的天空。父亲事先往往拿了刺槐枝子撑个架子，因而每棵山药都能很快找到支点，然后茁壮地成长起来。

山药的藤蔓很有劲，慢慢变成黑红黑红的，不断地缠绕，把个支架缠了许许多多的道道。到了秋天，倒很像是艺术品了，每棵山药总顺着一个方向缠绕，像在认一个死理，而不同的山药便有不同的缠法。如果是很粗壮的山药，茎藤上便有一种起棱的感觉，像是在突出自己的力量和个性。

山药的叶子是心形，只是不那么圆，长形的，很像是何首乌叶子的形状。有一年，在我的地下室的书箱里，长出一根粗大的藤蔓，最让人激动的是它渐渐到了地下室的窗户外，终于见到了阳光，这根藤蔓在地下室里成了乳白色，又粗又硬，这便是那块大大的山药的力量。有时候为了生存，确需集中全身之力。这白白的藤蔓在地下室里拉了3米多长，终于找到了光明。我激动着，小心地把那白白的有一点点红晕的尖芽放到了窗外，过了几天，这白白的红晕的尖芽渐渐变得有一些血色，便更加精神抖擞了，这使我就更加敬佩山药的毅力了。

山药是坚定决心往下长的，那粗大的根块坚定地往下扎下去，土有多厚它扎多深，似乎懂得根深叶茂的道理，难怪父亲总是把沙土地刨得很深再种山药。每到秋天，霜打山药后，架上的山药叶子就渐渐枯黄，留下无数的星星点点的山药豆——那便是山药的许许多多的孩子，它们落到地上，即使你不管它，它们也会把根扎进土壤，慢慢长大的。

秋末冬初，父亲往往扛了铁锹和泥瓦匠用的铁灰板，顺着茎蔓，深深地把土扒开，这时便显出那白嫩的湿乎乎的山药了。第一眼看到那样子，丰收的喜悦马上就会撞击人的心房，让人激动不已。随着土层下挖，不断地把山药的细细毛根掰断，在山药的最底部，有的像针，有的扁平，有的带有一点点弯度，一个山药一个模样，个性得很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，山药性温，有健骨、健肾、滋阴等功效，所以，什么六味地黄丸、健脑补肾丸等等都少不了它的影子。由此，山药也便成了家庭菜谱中的珍品，炸、炖、烧、烤、蒸均好，如果配上其他菜一起烹调则更佳，诸如蜜汁山药、山药丸子等。山药和谁都能说上话，和谁都能合得来，山药的口感又嫩又松，并有一种独特的芳香。自己单做味道明显，和其他菜混做仍留有自己的风味，好搭配而不失其个性便是它的特点，这也难怪在许多药里都用到它。

美国的山药比国内的要粗大得多，皮肤也白嫩，吃起来也有一些不同。虽同样松软、香嫩，但那种特有的沙沙的丝丝苦甘味和轻轻刺舌的感觉，都变得很淡很淡。看来不管走到哪里，山药都没有丢失其本性；不管风怎样刮，雨怎样下，阳光怎样跳跃，月光怎样妩媚，山药一直没有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味道。